

陳存仁編校

皇漢醫學叢書

北山友松著  
北山道修編

北山醫案

上海中醫學院出版社

ZV45/31070207

# 北山醫案提要

本書三卷。爲北山友松先生之遺著。先生精平醫學。神平治術。左長沙右東垣。深究素靈秘蘊。平素頗有著述。但不爲一家言也。其孫道修氏。集其驗案於遺稿之中。得數十條。編纂成冊。而名北山醫案。末附闡籍獨立。老人之用藥方。乃先生之授於老人者也。脈論精當。堪爲醫則。全書治例。乃臨病撮藥之間所手錄。故不飾文辭。聊以筆記耳。案中有首尾同方者。有換方至三五次者。足見證治方法。有先後緩急之不同。其臨證力探本源。處方深合經旨。無論疑難痼疾。莫不如數應桴。而諸案之中。恆多有所發明。誠爲後學導師。臨牀之指南也。

## 凡例

一卷首所載一十餘案。最多所發明。乃治病求於本之切要者也。故冠于初卷。以爲子弟之楷式。

一每案臨病撮藥之際。忽忘手錄。敢不飾文辭。今皆依舊案中首尾。有同方者。有換方至三五次者。可以見其前後緩急之法。

一案中某人州里姓字。或錄或否。望問之間。不遑詳錄也。

一每劑所用藥品。生半夏湯洗七次也。生橘皮去白不炒。生黃芪生附子。生川烏頭生南星之類。皆不煨熟也。川芎酒炒。麻黃不去根節者。欲緩其性也。瓜蔞帶殼粗剉炒過。蓋取速入于肺也。

一藥劑分量。皆用國秤也。卷尾所載獨立老人用藥方。亦同于此。古方分銖稍異者。迺錄於每藥下。使以知各有所取用焉。

一卷末所附獨立老人用藥方。乃吾翁所受於老人者也。脈論精當。可以爲醫則矣。故附之。獨立者。閩人也。從某禪師東來。寓于長崎。通素靈及本草。善醫術。

# 北山醫案目錄

## 卷上

背瘡癰毒	一
氣鬱食滯	一
好酒失眠	二
卒中險症	二
氣中卒倒	二
痰端麻疹	三
瘧疾傷胃斷食	四
積泄	五
泄瀉	五
瘧後肝經虛寒	六
痔疾下血	七
怒氣鬱結浮腫	八
縱飲冷酒吐血	九
瘡瘍	一
背俞發瘡	一
卷中	一
治某侯病之案	一
風勢	二
吐瀉	三
肛癰	四
內痔	五
淋漓	五
目疾變證	六
瘧後變證	七
瘧後寒癥	八
頭痛眩暈	九

胸痛失眠	五八	積氣眩暈	六三
喉右結核	五八	鼻痔	六三
左脇動氣	五九	潮熱盜汗	六四
耳鳴身痛	五九	腫瀉絕證	六四
發斑	五九	咳嗽	六五
痰嗽	五九	稜骨痛	六五
耳鳴脚弱	六〇	麻痺不遂	六六
頭痛耳聾	六〇	咳嗽夜劇	六六
潮熱發斑	六〇	痰嗽寒弱	六六
瘡癥惡候	六〇	四肢痛痙	六六
胸脇動氣	六一	魚口結塊	六六
腹冷跗腫	六一	內障失明	六六
腹痛肚脹	六一	頭痛目眩	六七
疝瘕	六一	驚瘧	六七
狐疝痔漏	六二	結氣衝動	六八
傷食痞氣	六二	羸弱	六八
心腹胞痛	六二	咳血	六八

脚氣.....六八 大明獨立老人用藥方

內痔.....六八

培瘡.....六九

下疳瘡毒.....六九

手戰舌強.....六九

痘瘡.....七〇

痰核.....七〇

脫肛.....七一

項下腫核.....七一

肝鬱血瘀.....七二

健忘怔忡.....七二

血塊衝動.....七二

腳氣危候.....七三

卒中痰厥.....七四

# 北山醫案卷上

孫 摄陽 北山壽庵道脩輯

「氣鬱食滯」一武官江馬氏直番江都。忽聞在鄉老母病篤。焦慮太甚。夜不成眠。飲食減少。面色慘然。官暇不打話。只打瞌睡。乞診於予。診之。左沈滑右沈緊。時一止。予問曰。會調理乎。答曰。已服友菊拙齋一醫商榷之歸脾湯。將百帖矣。服之不驗。更請太醫見教。太醫亦勸我多服前藥。只令加半夏陳皮二種耳。予曰。此正是發用和治。思慮過制。變生諸症之妙劑。后薛立齋加遠志。當歸以充腎氣與心血也。且胃氣不和。加半夏陳皮之良法也。然以脈論之。良因遙憶令堂病篤。心脾鬱結不暢。官事猶冗。不免強食而應役。早晚不自覺加食。以故胃有食滯。氣不暢達。而不能化也。法曰。傷食惡食。是以惡食而食減少矣。且下經曰。胃不和則臥不安。右脈沈緊。亦是食滯於胃也。法當先以香砂平胃散倍加母蠶煎成。日飲數次。以至不惡食氣乃停服。時然後須以歸脾六君子輩補益庶可也。渠中心病快然從之。遂用前法。不月告瘳。或累上某候。候召愚問曰。下藥相同。治病有此大異何也。愚對曰。岐伯曰。治病先其藏府。誅其小過。後調其氣。盛者寫之。虛者補之。必先明知其形志之苦樂。定乃取之。候曰善。

【好酒失眠】鮑肆一價年壯好酒。一日感冒。得藥而解。後不得臥。醫用溫膽湯及酸棗仁湯出入。三十多夜不能瞑目。家人榜惶求治於予。診之。弦滑。予云須以內經半夏湯調其陰陽可也。價曰顧聞其方。予曰伯高曰其湯方以流水千里以外者八升。揚之萬遍。取其清五升。煮之。炊以葦薪火。沸置秫米一升。治半夏五合。徐炊令竭爲一升半。去其滓。飲汁一小杯。日三稍益以知爲度。故其病新發者。覆杯則臥。汗出則已矣。久者三飲而已也。渠請藥。遂命徒依法而與之。果然一飲而知。三飲而已矣。妙哉聖方。有此立驗也。後治數人亦見大效。但不先以火煮沸其水。而後置藥於沸湯之中。及不多揚其水。只以生水煎成。則無斯大驗矣。吁。常見市井老婆嗜飲煎茶者。亦知擇其水沸其湯。况臨病時。其可鹵莽乎。其藥分數。學醫者所必準則也。茲不及下註脚。

【卒中險症】隱士彥坂。一卒夏四月。陪大坂布政司某候於天王寺僧坊午齋。齋罷。回到稅官平九郎第中。乃覺心腹不佳。吐出痰涎及所食齋蔬。忽爾手足戰顫。昏不知人。命醫工谷村昌安治藥越重。召青木老醫。醉不下藥。夜將一更。請予至第診之。十二經脈並絕。四末稍厥。唯睛間動氣應手而已。稅官請治。予曰。此險症也。雖有治法。不知應否。稅官云。子固辭而不藥。再敲他門移時也。醫及至。病人必絕矣。且自午後用藥。至今重病變

危。危而至險。唯待盡之命乎。予是其言。乃曰。汝家藏有人參一根。重五七錢者。麼。稅官曰。吾從來未蓄珍藥。由醫士不我教也。於是催篤回家。擇人參重六錢許者。命徒玄三子截去蘆梢。只存五錢驗。乃撮三生飲計重一錢五分一貼。親付使者。面囁云。這人參一根。要全切片。加炮薑五分。與藥一並用。河水二鍾煎。一鍾緩緩灌之。口中藥盡。再報消息可也。使應諾跑去。翌朝使至。再請云。病人服藥將盡。天明回生矣。予赴而診之。十二經脈都應手沉弱。其衝陽太溪應指如蜘蛛矣。稅官曰。夜來子後灌藥三五口。就有生意。丑后四末稍溫。寅后脈應手而能應諾也。再勞下藥。予回寓復撮前藥及人參一根。以付於使。第二日復請診視。視之則六脈機神動蕩。唯足脈尚微焉。病者自能言謝靈藥甦命之德。稅官復請藥。予曰。治下名醫陪侍者多。今元陽既復。宜命侍醫。調理爲便矣。稅官曰。然則何如。予曰。愚意只將東垣調中益氣湯加附子可也。言訖而歸。日後差手下高原氏來謝活命之德。次高原氏低聲云。前者先生所附人參。一醫恐多云減去一半用之。試一半有效。則再用其餘可也。予愀然曰。翌日之人參亦減乎。曰然也。今見先生。聞醫減藥不怒。而反皺眉者何也。予曰。可惜許一竿子之命。被庸醫暗殺也。怪得十二經脈全復之際。足脈比手脈微甚。吾故教你主人於益氣湯中加附子者。是也。期二年之内。必卒死矣。曰何以然。予

曰明醫葛可久善武藝。一日見獵獵桑弓挽之而彀。歸而下血。亟命其子煎大黃四兩飲之。其子恐多。減其半服之。不下問故。其子以實對。可久曰。少耳。今則未也。來年當死也。再服二兩愈。明年果卒。由是言之。用瀉藥消癥。不及其病且死。何況於補藥接命乎。諺云。有是病服是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是也。庸醫原來弗達這等大義。外假小心而惑人。內裝暗毒以妨能。掩其不善。自著其善。欺人欺己。其咎當自孰矣。前診脈時。足脈微甚者。想庸醫只用人參上半截。而不全用之過歟。前者吾用全參一根者。欲達表裏上下。追復元陽。補接正氣之設也。方有生附雄壯下行。安得見此脈候乎。但事既敗矣。既往不可咎。子可記取吾言。時至便見也。高原唯然而去。高原者。小徒道因子迺父也。故言及焉。後聞一竿次年四月卒死於尼崎客舍矣。吁嗟。此非庸醫暗殺乎。

【氣中卒倒】河州佃戶宗。是年七十二。因赴佛會於大坂媚家信宿。早飯後。忽爾卒倒。不省人事。牙關緊急。身冷。脈沈滑。急請予診。便以蘇合香丸。薑汁調灌之。稍醒而能飲藥。時見一婦手捧煎成湯藥。將使飲之。予問媚曰。何物也。曰。乃某醫使服三生飲也。予急止之云。此乃七情氣逆。且因食滯而然。不可妄用急劑以伐無過矣。病者于今人事醒矣。藥能啜矣。藥病投機。可立待其痊矣。爲其生平居鄉。不以酒爲漿。不以妄爲常。守己樂業。投機。可立待其痊矣。

安分養性。故年雖七十。比市井放肆之徒。猶未艾也。何必浪投急藥乎。婿曰。是何病耶。予曰。憑脈與症。乃似中氣而實食滯也。夫中氣症。大略與中風亦自難辨矣。法曰。風中身溫。氣中身冷。風中多痰涎。氣中無痰涎。風中多有汗。氣中則無汗。風中脈浮。氣中脈沈。又曰。以氣藥治風。則或可以風藥治氣。則不可也。今夫不論氣中食中。一藥雙治也。將薑香正氣散去白芷。加香附。每一貼重五分。生薑一分。水一鍾半。煎八分作數次服之。向如婿曰。唯命是從。予撮與服至五貼。諸症平復。改用錢氏異功散收功。撮藥時。一僧醫常德寺者。見其藥之小貼。問曰。世醫有議先生之藥一貼。大則五錢。小則二錢。與今醫之藥。大小懸隔矣。今此老人重病。小劑只得五分許者。莫非致疑病候而然乎。予曰。審哉。問也。凡人少壯老。其氣有弱壯衰三等。故岐伯曰。少火之氣壯。壯火之氣衰。蓋少火生氣。壯火散氣。尤於壯長二等求治之法也。子既是醫。何不知乎此。而與世醫唯疑議乎藥哉。常德曰。某甲今日知成醫之道矣。予曰。何也。對曰。熟讀內經。暗記本草而已。予曰。賢者易言。良馬易御。子之謂也。

【疲喘癰疹】北濱宇和島氏。年甫十三。患吼喘。聲聞閭外。且發癰疹。搔之

加癢。使婢數輩。隔生絹。按之摩之。其母舅志源翁請予診之云。外甥生未滿月。發小瘡如癧如瘻。一疊科云。是胎毒也。服以擺藥。數以末藥。其毒起伏不已。至於孩笑才痊八九。又變疚喘。而請坂陽兒醫治盡。又訪京師出名孺師。莫不求治。治之一日似痊。過時又作。凡出京者七。赴壠者三。近鄉草醫遍請診視。或針或灸。自孩至於舞象。並不脫體矣。未審日後能成人乎。予細視之。精神雖固。身體矮小。年至十二。恍如髫齡。診之浮弦而促。予曰。經曰。夫五藏之有疾也。譬猶刺也。猶汚也。猶結也。猶閉也。刺雖久。猶可拔也。污雖久。猶可雪也。結雖久。猶可解也。閉雖久。猶可決也。或言久疾之未可治者。未得其術也。由此論之。令甥未在死症。設得明眼醫師下手。安有弗痊之理乎。翁低首以手加額曰。欲煩先生留神調治。痼疾愈日。報恩有地也。予笑曰。報恩且置。只圖試藥耳。因與大全千金丹三分。磨水食。還服一次。喘減十之一。臨臥再進一服。又減十之五。次日又進。又減十之七。臨臥復進。其夜吼喘定而熟睡。不覺至日出矣。翁與父母大喜曰。小兒得病爾來。未有如昨夜之安眠也。請求煎藥。杜後。予曰。癰瘍未痊。須臾服之。以至疹退。則停藥。晦日。然后以湯藥蕩之。未爲晚矣。翁曰。一藥能治二疾。甚奇事也。予曰。證變一二三。良由外科敷藥逼毒入於肌裏膜外。滯於胸膈。變成痰涎。因天之陰晦。時之寒暄。食之增損。是皆能令發喘。又發疹也。其

標似異。其本一也。所以一藥之兼治二疾也。后遂與闔氏和中散去黃芪加陳皮。每貼一錢許加薑棗各三分。煎成日服一貼。至五百餘日。脈和而不促。乃止藥。或問小兒用藥將及一年有半。無乃過多乎。予曰。三部九候論曰。先去後調。無問其病。以平爲期。由斯言之。更服百日。未爲多也。此兒蓋因屢服退疹驅疫止喘雜霸之藥多年。故體亦不能長。費調理也。如此焉停藥。后身長體胖。日愈一日。一年間裁縫衣著者三。以至於加首服之時焉。

【瘧疾傷胃斷食】一大夫加納氏。壬午秋杪於江府患瘧。某府侍醫酒井三伯與岡本友菊商治。或清或攻。或用獨參出入。五十日餘。寒熱似退。四體羸尪。不能起於眠蓐。大小便時令侍士數輩昇出於園室。又慮風濕再襲。用紙屏圍之。勞神也多矣。且惡食氣。不食完穀。口舌煩燥。而又吐涎。只飲湯水者十日餘矣。其親友中川氏素知醫事。乃問於三伯曰。加納氏沈疾將兩月矣。日重一日。且又斷食。未知安否。其脈色何如。三伯曰。外候乃衆士目擊。其疾沈篤不在言也。論其脈弱甚。蓋脾胃絕症也。中川氏錯愕曰。胃氣絕難再生也。易他醫如何。伯曰。一任加納氏之意矣。於是與在府親戚諸士商議。別請他醫。衆士一齊願請予下手。中川氏曰。此舉是也。吾欲再舉一醫爲之副。何如。衆親士曰。敢問其舉。中川氏曰。吾所舉者。祇園

順庵也。順庵常以師長待北山氏，而北山氏亦以友弟視順庵也。今大夫病危，非日夜診視，臨時處置，則失機宜。若再一變，則無起日矣。且二人之見，或勝一人之識，未可料也。使順庵把匕副之，北山氏直言正之，乃一舉兩得之謀也。衆從其言，乃稟某侯臨危換醫之事，候然之，遂命召二人同診。臨夜至邸診之，左微弱，右弦弱。予曰：「今夜只用參湯補接，待來晨再診。」而后相議藥方可也。衆從之。於是翌早天光時候，再到而診視，時順庵侍某侯夫人直邸，路遙來晏，適予有某邸之行，日晦回寓。順庵乃待予回于寓，曰：「向診大夫之脈，與昨無異。乃因日夜關服，朝來大夫請藥甚急。親士議曰：『暫撮一貼先煎。』待先生回時領教未遲，以故從衆撮一貼而付之也。」予曰：「是何藥劑歟？」曰：「六君子湯加麥門、白芷蔻耳。」予良久大笑曰：「吾由子能解內經，能辨本草，將謂良材矣。臨病必也能幹。元來只如此耶？」曰：「請大教。」曰：「吾爲子述子之慮度可乎？」曰：「諾。」曰：「脾胃怯弱，不能起居。主用四君，吐涎似痰，主用二陳。口舌乾燥，潤以麥門。惡聞貪氣，醒以荳蔻。且夫六君荳蔻，薛己以後，名醫藉此補益脾胃，醫案多多，故效響也。」順庵曰：「實如先生之說，未審有何不是？」曰：「子於端午見俗繪紙旗上的橋，辨慶乎？」順庵罔措，予笑曰：「牛若子右手揚刀，左手舉扇，脚穿木履，且踏欄杆，未審都能成功乎？」順庵頗解其事，曰：「每聞先生戲論，使小子遍身流汗也。其過且置，望先

生垂教而改之。予曰：錢氏白朮散何如？曰：中有木香未審可乎？曰：此正是張易水教李東垣調中益氣方中橘皮之下有云：如腹中氣不轉運，加木香一分者是也。大夫於今惡食氣，唯飲湯者，由腹中氣不運也。藉藿香之芬芳，與木香斡旋同功，則思食而不惡也。曰：若氣轉而思食，則不用木香而加陳皮何如？予嘉之曰：舉一反三者，子之謂也。然方中人參須倍用之，纔當矣。所以然者，曾聞前醫調治，或用柴平，或小柴胡，或截癟飲，或養胃湯，各有人參在乎方中矣。且又別煎獨參湯，而間服矣。然則不倍黃參，恐保中氣之力弱矣。順庵然其言，卽撮白朮散加倍人參，其木香只用一分許，懷之至病家而易自撮之。前藥云：服三貼粥飲進，五貼後，頗知穀味，至第三夜有少煩熱，次晨又請予議藥。順庵曰：夜來之煩，莫非木香之咎乎？予曰：脈無變易，非藥之爲也。但多日不食，恐一時喜食，食氣湫洽而致然乎？東垣所謂若喜食一二日不可過食，恐損胃氣而生熱也。須薄味之食，或美食助其藥力，益升浮之氣，而滋其胃氣也。然論雖如是，退煩之物，不可不備也。予將加酒芩乎，抑加黑梔乎？順庵擬議，予解顧曰：子平日強記本草，何不應此期會乎？順庵默然。予曰：久病未復，脾氣未充，苦寒之物，絕不可餌。唯一味竹葉甘寒可充，五七葉清其胃氣可也。順庵大悅，手搭席曰：利名共得者，謂斯事也。如前法出入，調養五十餘日，諸兒症平復。

六脈和順。而右關弦脈尚在。予曰須加芍藥可也。順庵曰。當歸芍藥會用數回矣。予曰。何不用酒以砂鍋炒香。曰。何也。曰用酒炒香而用土器。則理脾而伐肝。能退土中之木也。曰雖然。他日加納氏。令椿一遊。翁特差使致謝云。嗣子此番沈痼。遙聞先生用意居多。所以百死之中。而得一生。所謂絕後更甦者也。此恩此德。難以補報者。由先生賜嗣子於老夫。而爲送老之樂也云。

【飧泄】癸丑春仲小徒元貞報曰。有一野夫。年三十歲許。自天明至門。自訴親父爲患泄瀉。五十餘日。先發寒熱。不食。日夜泄五七度。因請醫士調治二十日許。熱雖退。而進些粒食。則完穀不化。泄出原物。日將十次。或帶血絲。或如泔漿。因求一醫。又加腹痛。四體消瘦。不能起坐。又請一老醫診視。醫曰。痢疾也。泄瀉變痢。在法難治。固辭而去。舉鄉期之必死。茲因母氏痛哭云。嘗聞紀州伯父僧某極言。門下起死回生之盛德多多。以故母氏流涕云。你爲人子。豈無請醫救親之念乎。某云。苟有可爲。捨身何惜。母云。你忘卻伯師常舉當時明醫乎。某聞之。魂不付體。放下諸事。連夜飛跑。既至潭府。又無申訴之緣。坐以待旦。直至門開而已。且自因由乞憐於小子輩耳。予聞之。出廳呼入相見。見其手足纏織。粗衣葛襪。著麻鞋。捨短刀。膝行俯首而進。徐徐訴自如此如此。予聞之曰。就你之言。病乃重耳。吾當撥

暇便去。渠大喜。隨籌先導。直至烏鵲新家村也。父母聞之。含涕歡喜。親眷莫不踊躍焉。茶罷爲之診視。一如其子之說。然其泄雖久。精明未壞。脈之浮弦而小。脈要精微論曰。病成而變者。風成爲寒熱。又曰。久風爲飧泄。蓋風從木化。久風不已。則脾土受傷。而下利清穀。病名飧泄也。陰陽應象大論亦曰。春傷於風。夏生飧泄。亦此類也。且其鄉四至水田。一帶大河。常流不斷。其卑濕不待言也。因撮人參敗毒散二錢五分一貼。內人參焙用五分。加陳梗米五分。生薑五分。水二鍾。煎八分。作三次溫服。云良久。問其內人哭。至吾前云。丈夫不幸將絕。而靈藥亦難救濟也。予曰。何故乃爾。內人云。即今藥成病夫如敷服之。一口輒大吐逆。顏變足冷。唯待斃耳。予憶藥病投機。安有急變之理。畢竟煎法有弊。乃問曰。水潔淨乎。曰淨也。曰持藥罐來看。其子攜至座前。予啜藥一口。藥極淡而有臭氣。揭而視之。乃用舊小袋煎之也。袋小藥多。築而裝之。又不先沸其湯。就生水急煎。故其惡臭也。如此耳。予打開藥囊。取出一新錦袋而與之。令將前藥裝於新囊之中。用葷薪煮之。命子伺候藥成。令病人再服數口。病人服之。曰。我胸開矣。更服之。曰。我心快矣。其妻子親族大服。予之定慮。乃歎曰。非神醫。豈能知吾輩之誤事乎。予回時再撮五貼而與之。曰。三日後再通好消息也。三日後。其子來報。喜曰。愚父蒙臺下神藥。病痊十之八矣。予詳問始末。而後改用。